

本期的「特稿」，是朱越利先生的〈明清道教雙修內丹術的時代背景〉。文章敘述了明清時期中國社會「禁慾」和「縱慾」並存的社會現象，列舉了明清上層沉溺於秘戲與春藥的許多事例，以及當時有關「採戰術」的各種典籍，並剖析了其內容的發展變化，對它們進行了批判。作者指出，明清時期的正統思想觀念和社會風習，對於道教雙修內丹術的傳播，既有有利的一面，亦有不利的一面。長期以來，學界有關男女「房中術」或內丹「雙修術」的討論雖然低調，但卻一直在進行，因為既然是曾經存在的社會現象，就值得我們去加以關注和研究。朱先生此文從學術的角度，揭開了此術神秘面紗的一角，有助於我們正確地認識此事。

「道教論壇」的文章，有兩篇是討論所謂「邪教」問題的。其中，虛谷子的文章羅列了民國時期的「世界宗教大同會」之種種言論及行為，並從道教的角度分析了所謂「邪教」的表現；鍾國發的文章則從現代「宗教類型學」的角度，認為「破壞性膜拜團體」（邪教）也屬於「宗教」之一種，所謂「邪教」與「正教」的區別乃在於社會政治層面，並主張我們應該防止「邪教」概念的擴大化。戈國龍教授的文章，則從宗教的角度將「人」的境界分為七種，主張以「生命境界」來認識各種宗教，以為每個人「都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宗教徒，不管你信甚麼宗教都沒有關係」。需要特別說明的是，上述文章皆不代表《弘道》的立場，《弘道》不過是一個供大家發表各種意見的學術園地，我們歡迎不同的看法相互爭鳴。

本期「道教經典」、「道教神仙」、「道教宗派」三個欄目，多安排有一些年輕學子的文章，但這並不妨礙其內容的學術水準。如王亞同學的〈南宋淨明道的「法」、「職」、「籙」與洞神部籙階的徹底符號化〉一文，通過深入考察南宋淨明道的典籍，討論了淨明道之「法」、「職」與「籙」的內容，並指出了它們與「靈寶法」、「三皇文」等的關係，實屬頗有創見之作。本刊主編早年曾從事淨明道研究，後因事繁而鮮有相關作品，今見有長江後浪推前浪，頗感由衷之喜悅！

「丹道養生」與「道法科儀」兩個欄目，選用的多是道門中人的作品。其中，汪登偉道長和三一道人分別考察了「八段錦」的源流和「睡功」的內容，張振國與萬景元兩位則或從宏觀上分析了道教「燈儀」的功能與實質，或在微觀上探討了「九卮燈科」的過程與內容，對於我們瞭解道教的行為方式頗有裨益。我們之所以多用道門中人的作品，是因為他們往往乃相關行為的實踐者。本刊以為，以往學界多注重研究道教的發展歷史、思想義理等，而較缺乏對於道教的實踐活動、行為方式之理解，實不利於道教研究的發展進步。因為作為一種宗教，道教絕不只具有思想、信仰等觀念性的內容，而是還擁有一系列為這種思想、信仰服務的可操作的行為實踐，只強調其中一面是有失偏頗的。